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鬼精灵

徐秉潮 著

宁波出版社

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

鬼 精 灵

徐秉潮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徐秉潮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精灵/徐秉潮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12

(鄞州作家文丛/施孝峰主编)

ISBN 978-7-80743-325-5

I. 鬼...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435 号

鬼精灵

作 者 徐秉潮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责任编辑 倪建飞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60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80 千
版次印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25-5
定 价 180.00 元(全书七册)

总 序

在区委宣传部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机,出版了。这套集鄞州小说家之大成的丛书为我们带来了春天“百花齐放”的温暖消息。

鄞州关于文学的记忆源远流长。在这块同时盛产鱼米和诗书的沃土上,从古至今不乏奇才名士。古代有南宋词人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近代又有海派文学代表作家苏青、左翼作家领袖朱镜我。而今天,作家们依然秉持着与前辈们同样的热情,怀着对文学的慧心和用心,凭着自身的实力和努力,既能青灯黄卷,甘坐冷板凳,又能关注民生,放眼看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诉说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正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区的文学事业呈现出一幅崭新的图景:老作家厚积薄发,笔耕不辍;中年作家风华正茂,尽露锋芒;青年作家生气勃勃,崭露头角。这些作家们以作品为镜,说出个体,也说出世界,他们对种种矛盾纠葛做出深度表达,像勘探者一样,永远向地表深挖,揭开深埋于一切表象之下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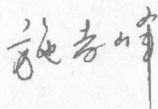
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道路“其修远兮”,小说家们“上下求索”,以文字为桨,以情节为风,以思索作船,把生活的本真化作两岸风光,一路恣意展现。回顾历史,几十年春华秋实,文学气象日新月异,创作人才不断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冠明、陈易、崔前光在小说世界里初试身手,打下牢固根基。七八十年代,徐剑飞、谢武稼、刘正标等作家文采飞扬的佳作又为我区的小说事业锦上添花。近年来,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我区文学界的一个亮点。为了更好地扶持长篇小说的创作,《鄞州作家文丛(第三辑)》七部作品均是小说,选题别具匠心,作品内涵丰富。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张良芳,甘守文学赐予的寂寞情怀,精心侍弄

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革命史诗涤荡人心;残疾人作家徐秉潮十余年卧病在床,五年来几易其稿,写成自传小说;谢武稼继续着多年来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注和对教育问题的沉思,目光深邃;朱平江的小说情节设计美妙曲折,人性挖掘全面丰富;青年女作家天涯独特的女性视角,写实的审慎风格,细致的生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独树一帜;崔海波的童话语言简洁,人物生动有趣,故事老少皆宜;外地来甬的优秀女作家赵嫣萍的小说再次体现了她出类拔萃的语言智慧和生活洞察力。七部作品很好地承继了鄞州的历史渊源,彰显了鄞州的地域特色,体现了鄞州作家的实力。这是我区小说家的一次集体亮相和深度展示,是我区文艺界的一大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学是文化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要加快文化建设,构建“文化鄞州”,离不开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近年来,我区按照“出力作,创精品”的原则,实施“文艺精品工程”,致力于打造鄞州风格的精品文化。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强化服务意识,为繁荣文学创造良好条件。

面对时代的新要求,人民的新期待,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作家们任重道远。所以,文学工作者要引生活之水浇灌作品,把人民群众当做创作的母亲,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忧同乐,为人民吟咏呼吁。作家们同时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雄心,淡泊名利,潜心创作,写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标志性文学精品,共同谱写鄞州文艺的华彩乐章!

是为序。



作者系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



搬家了。

一条被子，一顶帐子，一条席子，一只箱子，一双鞋子，一个凳子，一张桌子，一把琴子，一个拖把，一辆车子——崭新的28寸凤凰牌自行车是所有家当中最值钱的东西。中午下班，我用手拉车拉到“七十二家客房”的弄堂口，一样一样地搬着，上上下下，走得头上有汗。一抬头，见一位大妈正注视着我，又像是在给我看管着这些家当。突然，像阵风似的来了位少女，大妈忙说：“小月，来帮饭店师傅搬东西。”

“不用，不用。”我忙说。

少女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第一印象她是个“鬼精灵”：后脑勺的头发剪得比我还短，还高；眼珠不停地打转；抖抖动的长袖衬衣的领口上飘下来两条冬瓜白的带子，在颈前漂亮地打了个结；下穿一条牛筋裤，臀部、大腿的曲线都凸显着；不可思议的是脚上却穿着双老式的、有搭襻的平底布鞋，后跟虽没加高，但看上去个子已是够高了。她二话不说就动起手来，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提着凤凰琴。

“车子我来吧。”我说。

她睬也没睬，推走到楼梯房。

我又说：“我来背。”

终于开金口了，两个字：“不用。”弯下身，马上背起车子往楼上走。

我赶紧跟在后面。到门口，我说：“谢谢你，谢谢你。”

她两只大眼睛斜着看我，又没声音。我不明白到底是何方神仙，怎么会用这样的眼神看人？

到了房间，我忙说：“里面坐，坐……”

她总算放平了眸子。但一转身，“噎、噎、噎”的顾自走着下楼去了。

供销社的负责人把床也给我准备好了。是毛竹做的，比木制的棕绷重好几倍。竹床紧靠木板墙，隔壁又是一户人家。等我安置好全部“家当”后，来了许多参观新房的邻居，我忙请他们坐。

“饭店师傅真有福气，住进了冬暖夏凉的好房间。”有位年长的说。

我对众人说：“我来这里住，肯定对大家有多多不便，以后有不妥的地方，请包涵。”眼睛一扫，在门外看到她也在。

“师傅不要客气，说不定阿拉以后还要请你帮忙呢。”大妈说。

“一定帮，一定帮。”我连忙说。

来人渐渐地散去了，隐隐地听见大妈在讲：“这地方是神仙老虎口。”

“老虎口？这饭店师傅要‘吃人’？”

“不是，我是说这儿这么好的地方是神仙、老虎住的意思。”

“哦……”

我住的“神仙老虎口”原来是供销社的老旅社，解放前，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豪宅。下层宽敞的大堂可能开过作坊，上层有大小不等的十二个房间，中间有个非常大的活动场所，不知何用。开旅社时放满双层床可容纳几十个人。

我在供销社买了几件日用品，碰到了一芬姐：“搬好了？”

“好了，一芬姐。”

“那做邻居了。”

“噢，隔壁是你家？”

“你才知道？”

“嗯。”我点了点头。

接着，我又到对面的副食品商店称了几斤高级的奶油糖。回到新住地，我挨家挨户地给新邻居家捞上几把，说了些像日本人说的话：“请多多关照，请多关照。”到大妈家去时，我特意从正门进屋，叫了声大妈，见里间还有位长者坐在床上看书。我捧了两把糖放在八仙桌上，还想再捧第三把，“鬼精灵”终于又开金口了：“够了！”又只有两个字。

“师傅真客气，走好。”大妈说。

我有意瞥了大妈一眼：稍有皱纹的鹅蛋形脸上嵌着两只大眼睛，素净、得体的服饰，老练、世故的言谈，隐隐觉得大妈可能出身名门。

我还是从正门走出，再从弄堂内走向楼上，忽然听到她在说：“妈，这是这个人的结婚糖吗？怎么非亲非故的，给阿拉做什么？”

“你又成书呆子了，这是饭店师傅住进新房子的欢喜糖，目的要阿拉多多照顾，难听一点是在打封口巴掌，要阿拉以后少管闲事！”

我的心“咯噔”一惊，这位大妈看问题怎么这么透彻，我有几根肚肠仿佛都知道了。

“你这冒失鬼，以后在这个人面前要当心点。”



哈，原来叫的“师傅”变成了“这个人”，还要对我当心点，两面派，前脚刚踏出，说话的腔调全变味了。

“你看，你看，从弄堂里过来，近路不走，偏偏要走到街上，再从正门进来，这是礼貌！你懂吗？以后碰到他要少同他讲话，你不是他的对手。”

哈哈，我还成了“鬼精灵”的“对手”了。一个下午接触，只说了“四个字”，而且还是眯斜着眼看我，大妈还要叫“鬼精灵”碰到我要当心点，我摇头自言自语道：“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

“当心点？哼，其会吃我？凭其这股酸气，我看其只会被别人吃掉！”

“小月啊，你妈教你，总是为你好。”

“知道了，爸。”

我大吃一惊，内心深处的东西怎么会被“鬼精灵”看到？插队时不是差点被“人”吞噬了吗？碰到她还是小心为妙，避而远之。

房间整理好后，拖地板。河里洗澡回来时，在边门处不巧碰到了“鬼精灵”，我像逃难一样奔过她家，过去洗衣服时，还是碰到了。我低着头走得飞快，想不到洗好衣服回来又碰到了。心想：“今天见‘鬼’了。”

晚上，房间里确实凉快。望着窗外圆圆的明月，迎面又吹来阵阵凉风，床上的帐子在不断地抖动，窗外茂盛的桂花树枝叶映在对面的矮墙上，不停地摆动着，乍看，这不是树的影子，仿佛是头美丽的、从未见过的野兽在墙上不停地唱着歌、跳着舞……

心静了下来，又回想起救过我命的哆来咪发。确切地说，虽然哆来咪发是间接地救了我的命，但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哆来咪发，我这个人在世上早已消失了。这段轰轰烈烈的经历不知是算初恋，还是算依赖和寄托？唉，真正的目的是旁人或当时的当权者所无法知晓的。思恋、苦涩的滋味把刚才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我拿来凤凰琴，调好琴弦，边弹边唱起评弹来：“我一失一骄一杨一君一失一柳……”

“啪”，琴弦断了。

“嘣、嘣。”敲了两下，一位少女推门进来。

“师傅，给我倒点水。”她朝我说。

我拿起热水瓶给她倒了一杯。

“刚才弹得真好听，我想学，以后能教教我吗？”

“好的，好的。”我忙说。

“我去了。”

“走好，来啊。”

送走了来客，我伏在窗台上欣赏着美丽的夜景，忽然发现树上有条四脚蛇要吃小蝴蝶。只见它见到猎物后先摇动尾巴，慢慢地向前；接着越摇越快、越摇越快，突然伸出长舌，把蝴蝶吞进了肚里。

我无意中朝对面望去，天哪！又见到了“鬼精灵”。只见她亦伏在窗台上。手托着脸，抬起头，望着远方……使我蓦地联想到了古希腊女神、维纳斯雕像、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哦，原来是哆来咪发……

“老虎”第一夜就发威了。下半夜，我先发冷，浑身抖个不停；后发热，估计体温 38℃ 以上。

早上起来，头重、牙痛、龈肿、天花板起泡，硬着头皮还是到饭店上了班。下午下班后，自己把了脉：脉浮速、苔微黄。便写了几味中药：元参、麦冬、知母、生石膏、生甘草，换了件上衣，朝中药店走去。

走近柜台一看，呆住了，两眼发愣，后退几步。怎么又是她？

“鬼精灵”看到了我：“哎，饭店师傅，你手里拿着方子，有事吗？”

呵，终于叫我声“饭店师傅”了。

“我……我牙痛，想抓些药。”

“拿来，拿来呀，方子拿来！”

我像是在梦中，把方子递给了“鬼精灵”。

她接过方子一看，笑了起来。又朝另一边的一位老先生说：“哈哈，师傅，来了一位‘古董’，您看，方子里写着老式的三钱、一两……怎么办？”

“退回去，叫给他开方子的医生改一改。”老先生边说边走了过来，仔细地打量着我，又看了看方子，道：“这药方是哪位老先生开的？”

“我。”

“你？！”“鬼精灵”有点吃惊。

“你贵姓？”老先生问。

“免贵，姓徐。”

“令尊在哪里？”



“后槽。”

老先生看着我没有说话，似乎在回想着。“鬼精灵”在一旁痴痴地望着我。

“后槽原来有个仁和堂药店，你晓得吗？”

“是我阿爷……是我上辈开的。”

“你阿爷是不是侯泰先生？”

“是啊，先生认识？”

“岂止认识，还是老朋友！”

“噢，公……公。”

“进来吧，小徐。”

“师傅，那方子？”“鬼精灵”在旁边问。

“叫其自己改。”

我拿起笔边改边说：“阿爷教过我，一时忘了新的，老的用惯了。”

老先生看着点了点头，把方子给了“鬼精灵”。

“饭……饭……饭店师傅，石膏不能乱用，卫校老师告诫过我。”

说起药效来，我有点放松了：“谢谢你，我犯的是实热，是金克肝木，又木克脾胃，是肝火、胃火一齐上攻，所以牙痛、龈肿，是实证。”

“鬼精灵”望了望老先生，只见公公在频频点头。

“古月——电话！”有人在后面喊。

“小徐啊，你在饭店上班？”

“嗯，公公。”

“直街还是横街？”

“直街。”

“唉，大材小用了。”

“公公，我已知足了……我一共做了十二年农民，头两年，阿爷教过我。”

“哦，为啥只跟两年？”

“后来，后来犯了错。”

“这样吧，我到三楼供销社领导那里去说说看，想办法把你调到药店来。”

“谢谢公公，我做梦都想！”

不知什么时候“鬼精灵”已经在我们后面听我们说话了。她插嘴说：“师傅，我看有点难，药店是全民单位，饭店是大集体，两码事；他又没读过卫校，公讲讲说不过去，私讲讲，您只同三楼人事李小铁关系好一点，所以不太可能。”

“我一定要试试。”老先生说着走开了。

“你叫古小月？”我试着问。

“是啊。”

“巧了，我上高中时，班里有位女同学的名字也叫古小月。”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同名同姓多的是。”

“而且有点像。”

“什么？”

“有点像。”

“少见多怪，哎，像点什么？”

“像男孩子一样的个性。记得有一次上晚自修，古小月迟到了，但走进教室来时抬头挺胸，把地板踏得噔噔直响。”

“啊？……哎，你药到哪里煎啊？”“鬼精灵”突然问我。

“饭店。”

“煎药沙罐有吗？”

“没有。”

“那怎么行啊，这样吧，我叫我妈去煎。”

“不行，不行。”我忙摇着手说。

“行！”“鬼精灵”坚决地说。

我还愣着。

“拿来。”“鬼精灵”依然坚定地说。

“药还是给我吧。”我说。

“拿来。”

“什么？”

“钱拿来！”

“喔，喔……”我忙掏钱包，糟了，换了上衣，没带钱，急得我满脸通红。

“别找了，我给你垫一垫。”

“那怎么行？”



“别说了，走吧。等会我去家叫我妈给你煎好，下午吃第一汁，晚上第二汁。”

“这……”

“去、去、去！”

我最怕相烦人，做与人搭界的事。“分糖”，这是一种风格所形成的“势力”，你不得不这样做。到“鬼精灵”家去喝药，那完全是一件可省的事。真后悔会去药店配药。转而一想，公公会到三楼去说把我调到药店上班，这是天大的喜事；这“鬼精灵”的个性怎么会这样像哆来咪发——独断专行。想到这里，心情轻松了许多。

药店回来，我在房间里写日记，听到“咚咚”的脚步声，知道可能是“鬼精灵”来了，拉开门。

“你不用上班？”我问。

“你知道药店最忙是什么时候？上午！下午两三点钟以后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只有西药柜台还有几个人来，师傅，趁热喝。”

“谢谢你妈，谢谢你。”

一只不大的碗里有大半碗黄黑色的药汁，我已有近十年没吃中药。闻到一股早已习惯了的中药味，我不觉凝视了许久。中药啊中药，您是我家的命根子，有了您，才有仁和堂！仁和堂的祖传医术到我这代要失传了，我有罪啊！远祖、高祖、曾祖父、祖父教教我吧！我要把祖传的医术、中药发扬光大，再传下去。阿爷，您在信中要我光耀门楣，我会牢记您的遗训，把仁和堂的招牌挂上去，挂上去！

“想什么？喝呀！”我一口气喝完了所有的汤汁，“碗里有药渣，怎么把渣亦喝下了？”我没有回答，想用开水把饭碗泡一泡，洗干净。

“谁要你洗！”“鬼精灵”一把把碗夺过去。“噢，你在写日记，可以看吗？”

“这……”

“你越是不给我看，我越是想看。我发誓，看了后保证放在心里，不会给第三个人知道。”

“那……看吧。”

雪梅咏叹调

叶落花飞飞满天，藕断丝连有谁怜？
残丝飘兮游遥榭，絮落轻沾阿房墙。
闺中精灵悯雪鹰，舍身救鹏名声阴。
手携雪鹰出绣闺，忍踏紫草去来回。
红树芳草自芳菲，勿管梅落与雪飞。
胶心鸡汤肉骨稠，鳃鲙阔带逍遥游。
一日勿望着无味，一日勿息魂魄飞。
人言可畏实无情，人去楼空巢亦倾。
一年三百六十天，汗尽筋断为悔见。
明媚香妍有几何？一朝漂泊难寻觅。
相见时难别亦难，抽泣垂泪伏首怀。
独坐孤山问苍天，腊梅可知鹰悲唤？
忽闻狂飙卷爱梅，对月泪滴饭盒喂。
梅为悦己身已容，雪为知己实愿死。
青灯照囊天地窄，昏沉路途松啸怯。
脚踩田鼠尖叫声，路睡之人醒一醒。
人仙虎口悲歌发，知是梅魂与雪魄？
雪魂梅魄总难留，雪自无言梅自羞。
愿余肋下生双翼，随梅飞至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寒宫？天不准，一怀净土掩风流。
愿余归去梅收藏，灰撒坝顶遥相望。
梅昔恋雪人笑痴，他年留梅亦坝上。
试看人残夕渐沉，便是红颜风尘定？
一朝春尽朱颜变，雪融梅开两迷茫。

“乱七八糟的，写些什么呀，我一点也看不懂。喔，还有一篇。”

我心中的女鬼

酷暑的夜晚是那么地闷热难熬，失意孤单的我在溪边的小竹林里游



荡。瑟瑟的竹叶声、潺潺的流水声是那么地沁人心脾，小溪竹林是我真正的向往。

天上的星星、月亮是那么地惨淡；地上的小竹、小溪是那么地无奈。宇宙的神啊——你要主持公道：同样是竹，为什么这里的竹林是那么地低三？同样是水，为什么这里的溪流是那么地地下四？

突然，我的颈被柔滑、冰凉、留着长长指甲的手紧紧地掐牢，我艰难地低头张望：看不见脚——却看到了雪白的长袍！……庆幸的是我又闻到了久违了的幽幽清香，我没有呼叫，我没有挣扎，却贪婪地深吸着女鬼身上发出的阵阵幽香！

只怪这一刻来得太晚，我尝尽了人间的困惑和无奈；我看尽了世人的虚伪！我祈盼着早已久等了的那一刻的到来，好洗净我沾满鲜血的无奈的双手；好走出这混沌的充满罪恶的世界！

忽然听到仿佛来自天边的熟悉而柔媚的声音：“你不怕？”“我怕什么？我的心早已碎了，我的身早已死了！只有躯壳还苟延残喘般地活在世上。我被救过我命的——我的整个心都属于她的——白雪公主所抛弃，你说，我活着意思何在？

我干着我所不愿做的活——从我十指中每天不知要丧失多少个生命，我有什么权利去剥夺它们的生命？人是动物，难道它们不是？以后，我要用自己的躯壳来“谢”被我夺去生命的鱼、虾、蟹、鸡、鸭、鹅……我如死在你的十指上是罪有应得，是公平的报应！

或许，我死了后能同你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吟诗，一起高饮，一起采草药，一起到水库坝顶上去欣赏美丽的湖水和秀丽的大自然风光……

我真愿意同你一起生活，好消除我心中的一切烦恼，好解除我身上的一切罪孽，好使我的灵魂得到升华！

你为何不下手啊？你怎么啦？……你哭了？

“我宁可自己不能超生投胎，也不愿伤害你——可怜人的心肠……”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好带我去极乐世界！”

水珠滴洒在我的脸上，啊！是星星兄弟们的泪水，哦，是嫦娥姐的泪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的眼泪！走出了小竹林，远离了小溪，我又进入了混混沌沌的充满罪恶的世界……

“师傅，日记中的‘我’是不是你？‘女鬼’是谁？阵阵幽香是谁身上散发出来的？‘白雪公主’又是谁？后半部分两次提到的‘女鬼’又是谁呢？”

“怎么说呢？……哎，你自己说说看，是不是问得太多了？”

“多是多了点，但我真的想知道。”“鬼精灵”的声音有些轻了。

沉默。

“喔，不问了，不问了。”“鬼精灵”拍了一下脑袋，“差点忘了，师傅，跟我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这里说不行？”

“不行！把门锁上。”

“就在下面，不用锁了。”

“锁上！”像在命令我。我像个听话的小男孩，乖乖地跟在她后面。

“妈，来客人了。”一走到家门口，她就大声喊。

哈，从冷眼看我——昨天一个下午只同我说了“四个字”的她，再从“饭店师傅”到“师傅”，这回又把我变成了“客人”，这个“鬼精灵”真会变。

“师傅，快到屋里来坐。”大妈站在门旁说。

“大妈太客气了，叫我大鹏好了，我姓徐。”

“喔，听小月说，你是后漕人？”

“嗯。”

“鬼精灵”倒了杯茶递给我。

“谢谢、谢谢。”我急忙说。

“哎呀，别这么客套好不好？整天到晚谢谢、谢谢，我可受不了！”

“你看，你看，师傅初次到家里来，少疯点！”

“没关系。”我忙说。

“鬼精灵”白了我一眼。

“原来仁和堂药店是你上辈开的。哎呀，解放前，后漕仁和堂名气可大了，比云溪的什么堂？……”

“万宝堂！”“鬼精灵”有点不耐烦，撅着小嘴说。

“对，比万宝堂名气还大。你阿爷健在？”

“谢谢大妈，阿爷身体很好，在合作医疗站上班。”

“合作医疗站？……家里还有？”

“妈！你叫我请师傅来给你号脉，你怎么查起师傅家的户口来了？要不



要问师傅家庭成分？”

“又疯了，又发作了。”大妈气愤地说。

“咳……咳……”我听到咳嗽声，向“鬼精灵”望去，“是我爸，近日腿不好使。”

我赶忙起身到里屋：“大伯，您好。”

“你们忙，你们忙，小月，陪大鹏先生给你妈看病，中医世家……唉，生不逢时。”

“爸，你唠叨些什么呀，看报，看报。”

我用责备的眼光看了“鬼精灵”一眼，“鬼精灵”亦有所察觉。到外间，“鬼精灵”马上拿来号脉用的小枕头。

“徐师傅，我老头晕，眼也花，想麻烦您开张方子。”

“这……”

“什么这个那个的，快来呀！妈，您坐好，把手放在脉枕上。”

“那……我就试试。”

“哎呀，别磨磨蹭蹭了。”

我洗了手，“鬼精灵”马上抛过来一条新的干毛巾，反应真快，真是精灵透顶了。

我先用中指按定大妈的关脉，接着把食指放在寸部，无名指搭在尺部。“鬼精灵”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隔行如隔山，不懂行的人是看不出其所以然的。我瞟了“鬼精灵”一眼，见她脸上有点笑意，说明其懂行，而且认可了。我先轻按、后重按大妈的脉搏说：“大妈脉相浮而无力，无力是供血不足，大妈是不是有贫血？”

“哎呀，师傅你搭脉真是准，上个月头晕去看西医，检查结果是贫血。”

“鬼精灵”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换了只手继续号脉，停了片刻说：“大妈因贫血引起睡眠不是太好。”

“师傅，你真神了！晚上是睡不好，最多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怎么样？妈，我没骗你吧，我一看就知道师傅有来头，这下你信了吧。”

“服了，服了。”

“师傅，开处方。”

“小月，师傅面前放规矩点。”

“鬼精灵”把毛笔、砚台、处方纸推到我面前，磨着墨，眼睛还盯着我。一看要叫我用毛笔开写处方，自己又没带上笔，愣了一下，知道“鬼精灵”在考我，大妈没说话，说明亦参与其中了。虽然多年没写毛笔字，但难不倒我，要感谢读高中时教我语文的姚老师，抄作文规定要用毛笔写，姚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蘸饱墨汁，提起笔，在处方纸上龙飞凤舞般草了起来……

大妈有些发呆，可能是没想到我一口气就写好了处方。

“妈，你看得懂吗？师傅给你开的党参、黄芪、白术是补气健脾的；阿胶、白芍、当归是滋阴补血的；木香、陈皮是宽胸理气的；枣仁、远志是养心安神的，吃了好给你睡个好觉，杞子吃了后能使你眼目清亮。”

这回是我发呆了，想不到“鬼精灵”对中药这么精通。

“好，好……”大妈连声说好。

“小月。”

“来了，来了。”只听大伯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要循规蹈矩，这脉金拿去，给师傅。”

“他不会收的。”

“拿去，咳……”

“师傅，这是我老爸给你的处方钱。”

“大伯、大妈太客气了，如把我当外人，我收下；如果不把我当外人，钱仍旧给大伯。”

“师傅，你不知道我爸脾气，他说出的话从不收回。喔，这样吧，妈，这钱给你，算是你为师傅煎药的代劳费。妈，收下、收下，不拿白不拿。”说着把钱塞进了大妈的口袋。

“这药较贵，能报销吗？”

“能报，师傅，姓名要改一改。”

“五帖行吗？”

“不，先开两帖，来个成双搭对，再开三帖，三‘散’不好，还是再写二剂——共四剂，四‘死’又不好，第二张处方还是写三帖吧。”

“鬼精灵”还挺按阴阳的。

我向大伯告别，“鬼精灵”也跟了进来：“爸，这是师傅开的处方。”

“嗯，毛笔字写得不错，现在后生能用毛笔来写字已不多了。”

“鬼精灵”满脸春风般地送我出了家门，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